

□ 小 说

草棚里的月光

顾盛红

七十多岁的马月琴收到了上海知青50周年聚会的邀请，内心激动得如波涛般涌动。她想起了在青葱岁月里，在陶庄农村插队的往事……

那天，天空下着雨，月琴打着伞，赤脚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啪”的一声，她摔了个四脚朝天。旁边的李露将她扶了起来，月琴哭得稀里哗啦。

“这是什么鬼地方呀，我怎么这么倒霉？会来到这种地方。”她忘了手上都是泥水，想擦去泪水，结果脸上像敷了层泥膜。月琴与露露抱头痛哭起来，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呀？她们犹如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

月琴与露露是上海知青，刚下乡到陶庄农场。她们住在草棚里，睡的是草地毯。

月琴有洁癖，在上海时，她每天洗澡换衣。可到了这里，她除了做农活外，还要用手捞猪粪，给庄稼施肥。粪臭味渗透到她的皮肤里，头发里。她的胃翻江倒海般，好几次都吐了出来。

她患有哮喘病，最怕感冒，一咳嗽就会发作。遇到季节变化，她也时常发作。

月琴回到草棚里时，身上都是泥水。她洗着洗着，又哭了。她想起了大上海的生活，在大上海吃着美食，听着戏

曲，涂着指甲油，走在平滑的柏油路上面。她又想起了她的爸妈和弟弟，全家人在一起甜如蜜。

这时候，月琴隐隐约约听到外面有人在拉小提琴。她推开狭小的窗户一看，原来是知青王子铭站在月光下，拉着小提琴。那琴声悠扬，如泉水叮咚。

月琴知道，子铭是拉给她听的。她走了出去，拉着一张苦瓜脸，说：“你还有心情拉小提琴？”

“既然我们来到这里，就要适应这里，把生活过得诗意一点吧。”子铭说道。

“这里哪有诗意的地方？我感觉像流放到了荒原一样。”

他们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月琴说她是代替她年幼的弟弟来插队的，她爱好文学。子铭说他喜欢音乐，来农村锻炼，体验一下生活。

“希望就在田野里，每样农作物都有生命，它们顽强地生长着。你跟它们交流，就会捕捉到快乐。你还可以把这些生活写入你的文章中去呀，你不是一直在寻找素材吗？生活就是最好的素材。”子铭说。

“对，我怎么没想到呢？我把这些写成散文或小说。”月琴兴奋起来。心里苦

涩的东西全部消失了，像迷航的水手找到了陆地一样。

月琴跟着子铭学插秧。对准前面的秧苗，成一条直线。插右边移左脚，插左边移右脚。她终于学会了插秧。绿色的秧苗像排列整齐的士兵，给人无限的希望。

过了一段时间，露露受不了农村条件的艰苦，返城了。

秋天到了，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着，像少女的裙摆。黄灿灿的稻谷低垂着头，像娇羞的新娘。月琴也像个娇羞的新娘，她跟子铭恋爱了。月琴时常偎在子铭的怀里，缠绵地交织在一起。

那天，月琴跟着大家一起开镰。月琴亲吻了小麦穗。她像上足了力的木偶人，急切渴望释放出全部的力量。

月琴弯着腰，细细地割，轻轻地放。把毛巾挂在脖子上，出汗了擦一把。

知青们进行割稻比赛，看谁夺得第一。结果，瘦弱的月琴夺得了第一名。

然后是打谷，最后碾成大米。望着香喷喷的大米，大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后来，她也闻惯了猪粪味。她喜欢看母猪生产小猪。听说母猪在生产时，听下轻音乐，心情会愉悦，会减少痛

苦。每当母猪生产时，子铭则在一侧拉小提琴。月琴看着一只只小猪从母猪的身体里出来，她用抹布擦去小猪身上的脏东西。小猪光溜溜的，甚是好看。

后来，上面有了返城指标。子铭是独生子，父母身体不好，希望他返城在身边照顾他们。

那夜，子铭对着月亮向月琴发誓，说：“琴儿，到时候，我会来接你回去的。”

一年过去了，子铭杳无音讯。后来，月琴听其他人说，子铭已经与其他女孩结婚了。

那夜，河水跟着她一起呜咽。她脱掉了鞋，想纵身一跃，了却残生。

农民金野从背后死死地抱住了她。这几天，他一直跟在她身后，怕她想不开。

“月琴，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枉送了生命，不值得。”

月琴默默地转过身来，伏在金野的肩头哭泣起来。

后来，月琴嫁给了金野。金野承包了家务，月琴在晚上写作。

月琴把草棚的窗户打开，让月光洒进来。她在草棚里，把这里的一切写成了文字，刊登在各大报刊上。

□ 组 诗

村里村事

刘 刚

柴门往事

村里最古老的物件
锁住人去屋空的寂寥
清冷的气息从门缝溢出
曾经的烟火味荡然无存
城里的人偶尔回来
打开病态的柴门
在屋里与往事对话
苔藓沿着墙体入房
给老屋增添不少生气
只是柴门咯吱咯吱
像要掉落的老牙
又像是对路人说话
风一吹，停不下嘴

村事如诗

村里的每一个故事
都是一首短诗
质朴得只需寥寥数语
风一吹，已越千里
游子的心最敏感
夜越深沉，心越脆弱
诗歌越短，意境越长

月光里能看见
熟悉的山水和泡桐
酒杯里能嗅到，红高粱

散发出的泥土芬芳
诗行里流淌的时光
在抑扬顿挫间
竟然读得热泪盈眶

故事也有老的一天
像泛黄的落叶
从风中飘零到树根下
与老屋相视无言，任由
秋苇带着那些短诗
散落在记忆的长河里
低低吟，轻轻唱……

风吹苇花

近年来，芦苇疯长
从老屋后墙走向山坡
一大片绵延开来
父亲每年都会割一次
不能遮挡南归的雁
割一次又长一次
似与乡愁一起奔跑
父亲累了，不去割了
芦苇也停止生长了
只是每年高举绒绒的花
风一吹，便低着头
像一群老人
用点头回应着一切

□ 诗 歌

祝 福(外一首)

孙登科

在南下的列车上
我对面是位清秀的姑娘
捧着一本《戴望舒诗选》
率真地吮着诗香
却隐隐地流露出一脸的迷茫

此时，我想到望舒先生《雨巷》
眼前仿佛呈现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冷漠 凄清 又惆怅
从而引起我对她的遐想

时间慢慢地过了许久
也许，有一种情
在静默中感动了彼此心房

从叙谈中，我感到她是
我的知音
休戚相关的情缘
让我由衷地对她赞赏
她矜持，却又不失坦荡

直到后来，她泪眼含笑
对我讲，我不是浑浑噩噩的丁香

爱诗，是治愈我心灵良药

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望
今宵的情境，让我难忘
深深地为地祝福
聆听着她圆梦的畅想
一老一少的我俩
伴随着时代车轮隆隆的声响
一同奔赴诗的远方

暮 归

夕阳衔着山头
归鸟飞过山前的
瀑布
山林在暮色中隐去
石阶逶迤着，伸进村庄
寻访炊烟的痕迹

一时间，天地黯然
远村的灯火，闪烁着温馨
我恍惚跌失于一首诗的意境
一颗心也落入母亲的手掌
融入她擎着的那支烛光

□ 随 笔

朴素，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

子 安

钻出云层的阳光，如鹅毛笔尖滴落的墨水，渲染出大地的斑斓。我迎着晨光走在村间的小路上，脚下的泥土散发出芬芳，彩蝶飞舞，燕子低语，乡野的一切如同大自然精心布置的画卷，无一不显得朴素而又充满生机。

朴素，它不单是身上那件补丁针线细密的旧衣，更是一幅幅沉淀着岁月痕迹的生活画卷。在这样的画卷里，人们用诚挚的语言，诉说着关于收成、气候和亲情的故事。这些故事没有华丽的外衣，它们以最质朴的方式，深深植根于我的记忆。

就像那棵老槐树下石碾上所坐的老人，他们的面孔刻着时间的沟壑，眼里却有着一汪宁静的深海。他们的谈笑，不涉世间纷扰，那些斗转星移下不变的筒朴生活哲学，让人肃然起敬。那些机缘巧合下结识的陌生人，他们微笑的笑容和简单的问候，在记忆中种下了温暖的种子，日后开出了不期而遇的温馨花朵。

朴素是一个人最好的底色，是因为它能褪去华而不实的炫目色彩，能洗净浮华的脂粉。一个人的心灵，若能像那些林间清澈的溪流，不污不浊，即使湍不起波澜，也能留下深远的回响。如村头那位善良的媳妇，她手中的针线在油灯下跳跃，她缝补的不仅是孩子们破洞的衣衫，更缝补着他们一天的疲惫与忧伤。她的朴素，如同她身上褪色的围裙，虽不再鲜艳，却承载着家的温馨与岁月的沉淀。

再如那个教书的先生，他不求闻达，只守着那方寸教室，灌输着知识，耕耘着智慧。他的眼镜片反射出斑驳的光影，他那支离破碎的黑板擦，伴

□ 散 文

秋 如 水

张光恒

不知不觉间，立秋已过。立秋了，就会发现，前脚刚立秋，后脚就一下子跨入了沉静而博大的秋之境界里。

初秋应是国画大师，以大地为纸，气候为笔，创作的水墨画，色彩淡然，意境深邃蕴藉空明，虽不热烈，但别有风味。看这幅图画上，秋的山是“秋山明净而如妆。”秋的水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秋天的山水，道不尽的都是端庄与悠远。

与其它季节相比，秋自有自己别致的格调：没有春和景明的妖娆迷人，但没有天高云淡风轻扬的韵致；没有夏天

的浓绿热烈，但有绿中带黄、庄稼成熟的沉甸与沉实；没有冬日的白雪皑皑、千山银蛇，但有硕果收获的充实满盈。

秋的笔法细致，无论写意还是工笔，皆都入微入里，令人赏心悦目，但秋主要还是擅长于工笔的：远山含黛，黄绿分明，斑驳相杂；秋波不兴，蓝绿如无瑕翡翠，杂质全无，秋就这样，一笔一画，丝丝缕缕，画出了国画——《秋》，安详幽远。

秋还颇具质感，走到哪里，都能找到沉甸甸的感觉。无论是低垂头颅的高粱，还是绽开笑颜的大豆，都给人以

丰收在望的充实感。但是，秋的秉性就是那么地不张扬，从不喧闹、聒噪，静默默，沉静如水，一直宁静到收获时刻的到来。

秋天的土地包容万千，艺术地创设了天地的大美不言。看秋之田野，尽显苍茫浑黄，裸露出的，却是真实、深厚的地母胸襟。千里沃野，莽莽苍苍，恢宏大气，虽承养着世上万物生存、给养，但不自傲，不道弓。世间万物生灵，从大地中来，又复归于其中，这种包容万物而不言的胸襟、气度，谁能与之相比？秋真是大匠，造就了这天地间的大图景，他运用大手笔，成就大杰作，转眼间，便令人

间焕然一新，他动作挥洒自如，作品浑然天成。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空气中的污浊，随水汽凝露为霜，天地间，就一片洁净了，显现出一种特别的轻柔与温情。梧桐树的叶子，是秋的使者，总是在立秋之后，便开始翩翩下落，让人们见一叶而知秋。踏着满地的落叶，在咯吱咯吱的响动中不禁让人想到，在四季的轮回中，人们许多的日子，就这样被无情地碾压去，令人内心惶惶。

秋之味道说之不尽，但应享而不言，这也算是与秋的调子合辙押韵浑然一体了。

□ 小 说

楼道里的烟头

刘 强

紫薇苑是栋老旧居民楼，楼高六层。部分业主另择新居后，将房屋出租，冯青峰就是其中一位租户，住五楼。

这天清晨，楼道里传来剧烈争吵声。二楼的李伯站在自家门口，面色通红，青筋暴露，指着冯青峰怒骂：“你这个年轻人怎么一点素质都没有？每天都向楼道里扔烟头，既弄脏了环境，又给消防安全带来隐患。”

冯青峰仰着脸，一只脚搭在台阶上，很不屑地说：“关你屁事？请问我扔到你家里了吗？”

冯青峰每天早晨经常叼着一支烟下楼，随手就将烟头扔在楼道里，有时踩上一脚，有时任其自然自灭。今天，恰逢李伯晨练归来，亲眼看到他扔掉一个烟头，于是忍无可忍地叫住了他，怒斥这种不文明行为。

二人的争吵引来其他居民的围观，理论者分成两派，业主们一边倒地指责冯青峰，租户们则站在冯青峰这边，反驳业主排斥外人。

后来，在物管的协调下，环卫工人将楼道清扫干净，张贴“禁止乱扔烟头，违者罚款50元”的告示。此事总算平息了下来，楼道恢复安宁。

两周后的一天傍晚，冯青峰刚走进楼道口，就被等候在此的物业叫住，请回了管理处。“冯先生，本周你已扔了4个烟头，根据规定对你罚款200元。”物管严肃地说。

“我没扔，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扔的？”冯青峰把眼睛一瞪。

“我们不会无辜冤枉好人的，请你看视频。”物管打开电脑，把楼道里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资料分段播放了几遍，清晰地显示冯青峰4次趁楼道里没人，偷偷将烟头扔弃。原来，前不久物业在楼道里加装了高清摄像头，一是为了防偷防盗，二是为了监管居民不文明行为。

在证据面前，冯青峰无话可说，只得认罚。冯青峰坦言，他来到这座城市打拼，在多家企业打过工，一直没赚到钱，买不起房，只能租住在這

栋老旧楼里。面对生活压力，冯青峰心中经常萌生莫名烦恼，只得借烟消愁。时间久了，多多少少有一种扭曲的心理，想故意“制造点麻烦”。

物管批评教育冯青峰后，也倾听了他的心声，了解到了他的特长。

两天后的晚上，物管和李伯一起来到五楼，敲开了冯青峰的家门。冯青峰以为这二人又来找麻烦了，把手摆得像拨浪鼓一样，马上申明：“这几天我可没扔烟头。”

“冯先生，你误会了，这次我们来跟你说件好事。”物管和李伯都带着微笑。

冯青峰半信半疑地让二人进了屋。物管上次在与冯青峰交谈中知道他会氩弧焊技艺，便想起李伯的儿子是一家机械厂的经理，如果把冯青峰安排进去工作，那将是美美与共的事情。当与李伯儿子取得联系后，得知他们企业正缺这样的工匠，于是，物管就带上李伯登门来磋商此事。

两年后，冯青峰升任工程部经理，手里也攒了些钱，正巧碰到房东要低